

山那面人家



内 容 简 介

本书收集了著名老作家周立波同志反映湖南农村题材的短篇小说二十余篇。这些作品以生动的笔调描绘了我国农村通过社会主义改造所发生的巨大变化，表现了基层干部、贫下中农和青少年的新的精神面貌。富有浓郁的生活气息和湖南地方特色。

插图 郑小娟

山 那 面 人 家

周 立 波

*

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湖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湘潭地区印刷厂印刷

*

1979年7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字数：178,000 印数：1—60,000 印张：7.75

统一书号：10109·1112 定价：0.64元

目 录

盖满爹.....	(1)
桐花没有开.....	(17)
禾场上.....	(35)
民 兵.....	(41)
山那面人家.....	(48)
下放的一夜.....	(56)
艾嫂子.....	(61)
张满贞.....	(68)
在一个星期天里.....	(77)
调皮角色.....	(88)
卜春秀.....	(99)
张润生夫妇.....	(119)
参军这一天.....	(130)
扫盲志异.....	(140)
翻 古.....	(154)
新 客.....	(163)
霜降前后.....	(176)
飘沙子.....	(185)

林冀生.....	(197)
胡桂花.....	(207)
灯.....	(221)
腊妹子.....	(225)
伏生和谷生.....	(242)
编 后.....	(245)

盖 满 爹

黎盖平是中共楠木乡的支部书记和农会主席。在这带地方，兄弟当中末尾的一个，通称老满。黎盖平兄弟三人，他是老三。小时候，长辈叫他满伢子^①。如今他有五十五岁了，又担任了令人敬重的职务，大家不提他本名，喊他盖满爹，间或更亲昵一点，叫他满爹。

盖满爹人不很高，脸也寡瘦，头发倒是浑青的。他扯常穿一件袖口烂了的青斜纹布制服，冬天披件蓝布面子、格子布里子的棉大衣。夜里他也常常留在乡政府，很少回家，又没带铺盖，有时挤在人家的床上，有时睡在办公长桌上，拿大衣做被窝，盖住蜷缩的身子。

盖满爹原先是木匠。乡里好多屋，都是他修的。他的手艺，全乡算第一。他很利落，又蛮稳当，但也出过事。有一回，那是多年以前的事了，他给地主家修屋，上梁的时候，一不小心，从楼梯上掉下地来，肩胛骨错出了榫头，请个草药子郎中足足治了两个月才好，把家里的积蓄用得罄空。

解放后，因为成份好，历史又清白，盖满爹很快地发现了。

^① 伢子：男孩

县委的工作组带了他一个时期，就让他独立活动，经过土改、复查的考验，他入了党，并且脱产了。他把刨子、锯子、墨斗、曲尺和斧头都送了朋友，并且对人说：“以后，我不修私人房屋，要盖社会主义大楼了。”

但由于多年的习惯，他一看见新盖的屋宇，或木器家什，总要评评手艺的好坏，说说屋柱安得好不好，桌面刨得光不光，椅子的榫头倒得合适不合适。他又爱树木。有一回，我跟他一起到区上去开会，路过一座山，看见坡上两株高大的杉树，他站住脚，昂起脑壳，望着树尖说：“长得好高，笔笔直直的，做屋柱、锯板子都行。”

接着，他一边走，一边扯起杉木的好处来：“木质松，容易刨，又经事，不怕沤，还不怕白蚁。”

盖满爹有两个儿子，长名松森，满叫楠森。这两个名字是他当年央求乡里教私塾的卜先生起的。卜老先生知道盖满爹生性爱树木，特别送他这两个名字，盖满爹真的喜仰了，两回都请先生吃了满月酒。吃第二回酒后，卜老先生私下对人说：“他再生崽^①，我替他起名柏森、柳森、樟森和杉森。”不料，楠森以后，盖满爹婆婆再没生了，卜老先生再也没有机会吃他家里的满月酒了。

土改时候，分斗争果实，别人净要衣裳、被窝、家什跟碗盏，盖满爹么子都不要，但一看见木头和木板，心就动了，要人帮他挪到乡政府的楼顶上，他说：“哪天总会有用的。”

乡政府是在一家祠堂里，屋宇宽敞，地砖平整，青瓦屋顶，火砖墙壁，都还很完好，就是门窗板壁都烂了。乡上办公、吃饭和睡觉，一概在这几间四面通风的大屋里；夏天犹可，一到十冬

① 崽：儿子。

腊月天，人们冻得身子直打战。开会时，地上生着几堆火，大家围在火边头，胸前暖和，背后风直灌。盖满爹瞄在眼里，早想修修了。这时县里下来个干部，住在这样一间破烂房子里，冻得一夜没睡着。盖满爹心里不安，忙把以后几天的工作安排了一下，大事交乡长，小事托秘书，自己跑到同行家里借了墨斗、曲尺、锯子和刨子，又从楼上取出收起的木板，在乡政府的享堂里，他摆开一个临时的木作，噼里啪拉，一连忙三天，把几个房间的门窗和板壁全部修好了，公家没花一个钱。

盖满爹自从解放，就工作，到现在已经六年了。区委换了好几届，他因年纪大，文化低，还是留在原来岗位上。和他同时当乡主席的好几位同志，如今有的当了区长，做了区委，还有一些提做县级干部了。他培养的一个青年农民，名叫易平的，现在是他直接的领导者，管这一乡的区委委员。易平下乡作报告，或者传达县里和区上的什么，盖满爹戴上他的那副玳瑁框子的六十光的老花镜，抽出水笔，和其他乡干一样，伏在桌边记笔记。

盖满爹对乡里情况了如指掌。楠木乡的八个联组，五百来户，他人人熟悉，家家清楚。他的脑壳就是一本活的户口册。不但人，他连好多人家的家务，心里也有数。哪家喂了几口猪？牛有好大？谷有多少？今年捡多少茶子？山里有多少出息？他大抵明白。哪个要想在他面前扯个谎，那是空的。

记得有一天中午，我们在乡政府吃饭。饭是糙米子煮的；菜是一蒸钵萝卜，一碗辣椒，还有一碗苎荷叶子丝。盖满爹饭量不大，辣椒吃得多吃得多。他一边吃饭，一边和乡长，和支委商量统购的工作。正在这时候，进来一个戴毡帽的角色，巴壮的脸上露出圆滑的微笑。他是富裕中农邓菊生。

“盖满爹，我的猪要杀了，换点盐吃。请你老人家开张条子。”

邓菊生礼恭毕敬说。

“你那架子猪也要杀了？”端着碗，站在桌边吃饭的盖满爹吃惊地问。“不到一百斤，杀了糟蹋了。”他连邓菊生的猪有好重也知道。

“没得饲水，喂不起了。”邓菊生说。

“你又扯谎了！”盖满爹沉下脸来，“你仓里有三十石谷子，算算能出多少糠？还有绿豆、红薯、洋芋头，你敢说没得饲水？”

邓菊生吃了一惊，他家里的粮食，盖满爹晓得这样清楚。

“听了谣言，怕收猪吧？”盖满爹看他一眼。

“么子谣言？我没听见呀。”邓菊生这样说，脸却红了。

“条子不能开。”盖满爹直截了当对他说。“政府号召喂大猪，你们这些人偏偏要把架子猪杀了，打的是么子主意？”

“我把猪卖了，好吧？”

“那是你的私事。”

邓菊生还要发问，又进来了一个人。他只得走了。进来的是贫农卜晓亭，一个老头子。他要砍树，请盖满爹批，一听到这话，盖满爹放下饭碗，急忙问他砍树做什么子。

“修屋。”卜晓亭扯了一个谎。

“你修么子屋呵？是要拿去卖吧？你那座山败得也差不多了，再砍，就成光山了。”盖满爹温和地开导他说。“你不要只瞅了山里，要看田里。多积点肥，多挖点草皮，就够你的了。”盖满爹晓得他眼前指望山里的出息，还是吩咐秘书批了两株树，但又告诉他，“以后不能再批了。”

卜晓亭拿着条子正要走，门口进来一个年轻、漂亮的女人。她抱个孩子，披头散发，一路哭哭啼啼跑进来。卜晓亭连忙让开路，站在一边，看看那女子的散乱的头发，摇摇头，低低地说：

“一个人讨个这样的堂客，就算背时了。”

进来的女子的婆家姓盛，娘家姓李，不久以前离过一次婚。怀里抱的这个两岁的伢子，是她和前夫生的。她一进来，坐在板凳上，就边哭边说：她的姑娘欺侮她，婆婆折磨她，男人口口声声叫她滚。

“盖满爹，我要离婚，我高低要离……”

“离过一次了，还要离几回？”盖满爹端起半碗冷饭子，岔断她的话，平平静静地问她。

一听到这话，盛李氏就拍桌打椅，又哭又闹。她把棉紧身子的胸口扯破了一块，怀里的伢子也吓得哭了。闹了一阵，她竟说出要吃水莽藤^①的话来了。盖满爹声色不动，用筷子从容扒着碗里的剩饭，听她闹个够，等她声音低一点，眼泪少些了，才说：

“够了吧？”他放下碗筷，看妇女主任一眼，又说，“来吧，我们一起跟她谈一谈。”

在饭桌边上，盖满爹跟妇女主任一起，左劝右劝，把盛李氏说转来了。半点钟后，这位披头散发的年轻标致的女人抱着孩子，吊着脑壳，平平静静出了乡政府。

在吃一顿饭的时间里，我看见盖满爹接连不断，处理了三件事情。

盖满爹为人正直，办事热心，只是有一宗，他自己总觉得文化上不行，生怕别人看不起。到这里来的干部，做什么事，要是不跟他联系，他就躲开说：“你们搞吧，我没探^②了。”要是跟他打了个招呼，还征求了他的意见，他就会象小孩子一样地高兴，并

① 水莽藤：是一种有毒的野草。人吃了会毒死。

② 没探：没有管的意思。

且尽量地为你出力。

楠木乡有一所县立中学，校舍挨近乡政府。校长陈子健是个党员，深知盖满爹的这脾气。有一天早上，盖满爹正在灶门口洗脸，陈子健进来找他。为卖粪和买菜的事情，学校跟周围的农民闹得不团结。附近农民说：“学堂里买菜，爱挑三拣四，价钱又压得太低。”有的人说：“如今政府稳定了物价，只有学堂里的尿还年年涨价，物价不波动，尿倒波动。”伤言扎语，学生们听了，心里不好受。陈子健特意来请盖满爹调解，说明了来意，他信赖地笑道：

“满爹，这事我拜托你了，学校里的意见你是知道的。你代表我们说吧，我不来了。”

“呵！呵！你爱说笑话。”盖满爹笑得一脸的皱纹。“我一个黑脚杆子，哪里能够代表你们学校呵？”嘴里这样说，心里蛮舒服。

“你老人家何解^①见外呢？我们的学生百分之七十是工农子弟，你说这学校是哪些人的？”

“我没踹过学堂的门坎，哪里好代表你们？”

“乡支书兼乡主席还不能代表学校？”

盖满爹听了这话，兴致勃勃地立刻跑到挨近学校的联组，把意见顶多的一些农民找到一起，谈判了一阵，参照双方的条件，他订出了两个合理的价钱。农民还嫌菜价比街上低些，盖满爹就说：“学堂是我们自家的，学生的百分之七十是工农子弟，我们支持学堂，就是维护自家的晚辈。菜不挑到街上去，来回少走二十里，这里头省出好多工夫，好多力气了？你们算算看。”

大家把细账一算，觉得合适，又维护了学校，都满意了。往

^① 何解：干吗的意思。

后，他们对学校的伤言扎语也都停息了。

“盖满爹的衣袋子里有个小本子，红布封面上烫两个精致的楷书金字：“前进”衣服的上口袋里插一枝金星钢笔。到县里和区上开会、听报告，他戴起老花镜子，抽出钢笔，在本子上记下大要，要详记是跟不上的。

可是，听听他回到乡上的传达吧。他不照本子死念，总是在享堂里，汽灯下，指手划脚，用自己惯用的字眼，把会议的精神，作生动的讲述。在区上开完统销工作会，回到乡上，他主持了一连串会议。开完支委会，就开支部大会，接着又是乡人民代表会。在代表会上，他这样说：

“今年是一次统销，决不补销，不要以为旧年补销了几次，今年也一样，旧年的皇历，今年看不得。只有这些米，饭在这里，菜也在这里，一张牛皮摊开在这里。”

农民喜欢听他话，他讲得简单、崩脆和生动，不用笔录，都记在心里。

乡上的会，常在夜里开。农民们白天出工，擦黑才散，回家洗完脸和脚，吃了夜饭，还抽一袋烟，才点起杉木皮火把，三三两两，说说笑笑，走到乡政府，路远的要十一点才到。散得早的会，也要到鸡叫，迟的就得天亮了。

开完会，盖满爹扭熄汽灯，随便困在会议桌子上。过一两个钟头，找他的人就陆续来了。

统销工作下到联组后，缺粮户大吵大闹，都想多销。一联组平常开会都平静，这回在小学校里，也闹翻天了。有的说，家里只剩一点冬粳子；有的说，他们家是镰刀上壁，没得饭吃；还有的说，已经吃了一个月的红薯丁子了。好几十个喉咙吵成了一片，有些人家的妇女也赶来帮腔。各人都告各人的艰难，是真是假，

也分不清。正在吵得不可开交的时候，盖满爹来了。他站在讲桌旁边，煤油灯下。右首粉墙上映出了他的摇摇动动的放大的影子。他用手指脑敲一敲桌子，等声音稍微低薄一点，才说：

“吵得好热闹！我们来看看，”讲到这里，他对联组长笑笑，又从容地说，“哪一个的喉咙大，我们叫哪一个多销一点米，吵得这样费力气，不多吃点还要得？”

有人笑了，课堂里随即安静了一些。坐在灯光照不到的后边角落里的一个人说道：

“盖满爹，不要怪我们，我们也不怨政府，是天老爷太不开恩了。”

“是呀，”另外一个人答白，“谷米天作价。洞庭湖淹了百年没有的大水，圩子倒光了。我们这里的晚季又统统不好。冬梗子扬花，要麻风细雨，那几天偏偏起大风，又不落雨。冬梗子只收一把草。”

“荞麦也不好，七十天的荞麦，六十天的雨，”第三个农民这样地说，“今年交了秋，接连四十多个响晴天，田里干得开坼了。”

“你不敬天，天肯维护你？”说这话的是后边一个穿长袍的老头子。他在课堂里的地板上磕磕旱烟袋，接着又说，“上回，我跟满爹讲，我们缴伙打场雷祖醮好吧？他说：‘有么子雷祖呵，不要再信那些了。’不信，就没得了？记得鬼子来的头一年伏天，天下和天翻的雨，又打雷，又扯闪，雷公把栗树坪的两棵松树劈开了，还烧死一个躲雨的过路的客子，用朱笔在他背上写了两行字：‘不信神明，天火烧身。’”

“你看见了吗？”一个青年团员气愤地质问。

“我没看见，别人看见了。”

“你扯谎！”青年团员顶了他一句。

“你混帐！”老头子回骂。

“你迷信，落后，没得知识！”青年团员又补他三句。

老头子气得嘴巴皮发颤，说不出话了。他一边打饱嗝，一边用劲磕烟袋。

盖满爹用手指脑敲一敲桌面，说道：

“吵够了吧？我来插一两句嘴，好不好？”

“好，”青年团员们一齐叫道，“我们听你的，盖满爹。”

“我说，”盖满爹走下讲台，站在教室里的人堆中间说，“我们把公家粮食都吃光算了。台湾不要了，社会主义也不要搞了，好不好？”

这几句话一说，课堂里鸦雀无声。我问旁边一个系腰围巾的农民：“何解都不做声了？”这人悄悄地说道：“他话来重了。台湾不要还行吗？社会主义：铁牛耕田，机器车水，哪一个不想？”

盖满爹扬一扬手，又说：

“会不开了，都回家吧，明朝再商量。”

他叫党团员留下，在煤油灯下，连夜商议，把各家的情况摸个透彻，拟出了一个初步的统销户名单。他又亲自说服两个缺些主粮的党员起带头作用，取消自己的名字。第二天，初榜贴在小学校的礼堂板壁上，人们来看了，又评比了一回，调整了各户的销数，该减的减，该添的添了。经过大家的评议，两位实在短粮、却又带头不销的党员的名字还是补上了。二榜贴在乡政府，大家来看了，再没得意见。两榜定案了。

其他各联组也都定案了。

统购统销一完结，区里号召整顿互助组，发展农业社。盖满爹兼任了楠木乡的互助合作委员会主任，又忙得很。为这事情，他跟自己的儿子，松森和楠森，也闹翻了。

盖满爹的家，离乡政府不远。那是座落在一个小山坡上的一所茅屋子，稻草盖顶，竹片织壁，壁上糊着拌了糠头的泥巴。大小五间房，中央是堂屋，左边是松森夫妇的住房，他们的左首是灶门。堂屋右边是老夫妇房间，楠森住在他们的右首。这屋场原先是一家姓邹的地主的庄屋，土改时分的，屋前连成片的十来亩好田，也是分的，现在由松森和楠森分开来作了。

两年多以前，这个村子组织了一个互助组，松森和楠森都不肯加入。松森劳力强，怕人占他的便宜。楠森不知听了哪个人的话，说“互助组是乱弹琴，搞不出名堂”。两年以来，互助组搞得还不错，组员都增加了收入，上级批准转社了。松森和楠森还是不干。有人讲怪话，说主任自己的崽也都不加入，农业社一定是软场合。盖满爹连忙亲自回家动员自己的儿子。谈判当中，松森说道：

“我们何解要入社？要说社好，没看见过，我总不信服。屋门前这几丘田，阳光、土质都蛮好，又挨得近，我一个人作了，松松活活……”

“你一个人作了这几丘豆腐干子田，将来好用机器吗？”盖满爹问他。

“机器还是洞庭湖里吹喇叭，哪里哪里。”松森又说。

父子争论一阵，临了松森说：

“你说社好，我说靠不住，我们比比看，我一根棍子一只碗，高低要藤^①死几个县官子。”

楠森年纪轻，不谙事，对父亲更为放肆，也更横一些。谈判一阵，他说出了一堆牛都踩不烂的话：

① 藤：比的意思。

“爷爷，你家里百事不探，净想作官，做了主席还不够，又当主任了。你手指脑往外边屈，一心想怂我们上当。”

“畜生，忤逆子！”盖满爹气得咬着牙齿骂。

“我是忤逆子，何解还要我供养妈妈？你把妈妈接到乡上去住吧。”楠森这样说。

他吵着要跟盖满爹分家。满爹婆婆一边哭，一边扯劝，也劝不转。闹到后来，楠森竟说，小时候满爹拿楠竹丫枝打过他，他要算清这笔账。

盖满爹气得说不出话来，当即冲回乡政府，再也不回家。过了一向，他的气消了，跟人谈起这件事，说道：

“这回才晓得，崽大爷难做。”停了一阵，他又笑笑说，“农民都是撑了石头打浮湫，干稳当事的。”

生气的时候，他恨自己的儿子太忤逆，太丢人。等到气一消，他又看出他们讲究实在的特性了。

家里闹得这样不和睦，没有影响盖满爹的威信吗？我细心体察，觉得倒没有。老人和青年统统站在他一边。青年团员都说松森和楠森落后。老年人又说他们不孝顺。尤其是楠森，要跟爷老子算账，说小时候打过他，这是么子话？在旧社会，世界不好，哪一个脾气不躁？他说要算账，又如何算法？也拿楠竹丫枝抽爷老子一顿？

虽说跟家里闹了一回，盖满爹对互助合作还是不灰心，抓得非常紧。他一有工夫，就跑农业社和互助组。枫林农业社有一位张家翁妈，成份原先是贫农。她和她的崽先入了社，如今又退出来了。盖满爹觉得奇怪，连忙去看她，和她扯一阵家常，就转到社上，婆婆子说：

“我退出来了，盖满爹。”

“何解要退呢？”

“他们太没名堂了，我一条秧豆角子的田塍路，也要入社。”

“可以不入，”盖满爹考虑一阵，负责告诉她，“我跟他们说。还有么子？”

“我屋门前的四斗丘，土质、风向、阳光，都是顶好的。”

“我晓得。”盖满爹点一点头。

“又是一丘自肥田，不怕天干，还不怕水淹。好年成打八九石谷子，平常年成顶少也是六七石，他们评产，给我只订得四石，我睁起眼睛吃这号亏，还跟他们来吗？”

“我去查查看，要是真正订得偏低了，是好改的。”

盖满爹细致地解决了这些具体问题以后，张家翁妈欢欢喜喜，重新入社了。

乡上的工作是接二连三的。合作运动才摸了一下，治理洞庭湖的民工的动员工作又下来了，留在乡里的男女劳动力还要修塘坝。

下了几场雪，又扯油凌，气温下降到零下七度。为了抓紧冬天修塘坝，好不误春耕，乡上又开了一夜的会。这会开得短一些，不到鸡叫就散了。路远的，点起杉木皮火把陆续走了。路近而又熬惯了夜的农民都还留着。

享堂里的地上烧着一堆丁块柴^①，烟焰飞腾。人们团团围住火，有的抽旱烟，有的抽纸烟。松脂油香气，混杂着草烟叶子的辣味，飘满了空间。老派农民头戴有绒球的各种颜色的绒绳子帽子，身穿大襟棉紧身子，腰上系一条围裙。较新的农民穿的是对襟棉袄。后生子们穿着有化学扣子的蓝制服，头上戴顶蓝咔叽布

① 丁块柴：即劈柴。

鸭舌帽，上衣的上口袋佩着钢笔，脚上是胶皮底球鞋。

农民谈起今年的雪凌比哪一年都大；资江结了冰；塘里冰块有丁板子^①厚；田里泥土凌得款散的；虫卵冻坏了；修塘坝的人，挖开塘基上泥土，看见蚂蚁子一堆一堆地冻死了；家家屋檐上，凌杠子有一两尺长，太阳一出，放出灿烂的、闪眼的光辉。凌杠子长，禾穗子长，冰天雪地的寒天，预告了来年稻谷的丰收。

盖满爹洗了脚，坐在火旁人堆里，一边听人家打讲，一边整他脚上的砖口。一到冬天，盖满爹的枯焦的手脚都要皴得开砖口，脚后跟上的，象刀砍的创口一样，又宽又深，口上结成硬皮子，里边露出一丝丝红肉。盖满爹在火上烤一块猪油，把烧融的滚烫的油液滴到砖口上，他痛得咬牙，但这样子涂一些猪油，到第二天，创伤就会好过些。

除夕那天，暴风大雪，又猛烈地刮起来了。全县电线都断了，电线柱子也倒了，城乡电话都不通，县委通知，限一个月把线路修好。

盖满爹带领一群人在零下七度的冰天雪地的田野里，帮助电气工人修线路。有些柱子倒在结着冰的水田里，要人下去扶，有几个人怕冷，不肯脱鞋袜，城里来的一位监工的，站在田塍上，指手划脚，自己却并不下去。盖满爹一声不响，坐在田塍上的枯草皮子上，脱了鞋袜，一下子跳进田里。好几个后生子也脱了鞋袜，随着盖满爹，跳下田去了。冰冷的水浸得他们身子都打战。盖满爹的脚上砖口，浸在泥水里，痛得象针扎一样。

楠木乡的电线半个月就修好了。

转眼过了年，开始春耕了。盖满爹感受了风寒，病倒了，躺

① 丁板子：切菜的木墩子。